

佳 作 黃百晟

個人簡介：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二年級

現就讀於靜宜大學中文系二年級，喜歡寫小說，曾獲得靜宜文學獎佳作、真愛關懷無國界徵文比賽優選、中區大學校園故事書寫作競賽第三名。仍努力不懈往文學的深處繼續邁進中。

封印

一年後的這個下午，我與死去的爺爺相見了。他站在一個不大的公園裡，望著一株不大的榕樹，一動也不動。他的臉上總是掛著那黑壓壓的墨鏡，誰也看不出此時的他，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。

這個公園在我以前的家的不遠處，十歲之前的家。它的占地恐怕連國小的操場都不如，你站在出口就能望見入口的我。一些零散的植物種的絲毫沒有規律，散落在那小小的公園裡。

幾個老人喜歡在公園的中庭泡茶聊天，聊聊總統藍的綠的誰好誰壞，聊聊明天股票開盤的大紅或著大綠。還有一個男人總是喜歡在大白天時候，到公園裡的健康步道行走，他臉上奇異的表情隨著疼痛的強度，每一日都有些許的變化。而我喜歡圍著人行道奔跑，數著一圈兩圈，直到自己忘了也累了，攤在彈簧生鏽的木馬背上，看著被高樓大廈縮限的藍天白雲。昨天的雲是孫悟空、今天是神奇寶貝裡的皮卡丘，那明天會是什麼呢？那樣的問題，盤旋在十歲前的我的腦袋中，日日如是。

我回過神，看向爺爺，悄悄的走到爺爺身邊，拉著他的衣袖。爺爺總是喜歡穿西裝，就算只是出門買個便當這麼不需要理會服儀的家常事，爺爺也會大費周章的穿起西裝，將烏黑的頭髮用髮蠟疏到後頭，當然那墨鏡可未曾從他的臉上消失過的，彷彿就這麼成為爺爺眼睛的一部份了。

爺爺，我們回家吧。我輕聲的在爺爺的耳邊說，爺爺並沒有回應我，還是面對著那顆毫無奇特的樹，兀自站在那兒。我也算是長大了，以前高大的爺爺現在還矮我半顆頭，爺爺那烏黑的頭髮究竟是染的，還是天生的我不並不明白。隱約能從墨鏡縫隙中看見爺爺那晦暗無光的雙眼，與那深深沉下的眼皮，相比於爺爺高挺的鼻子，顯得格格不入的晾在那頭。

「爺爺你知道嗎？赦生童子死了，死在素還真與葉小釵的聯手之中。」

爺爺仍舊不語。

那一天，爺爺出門了許久都還沒回來，我很擔心，在門口前走過來、又走過去，十分擔心爺爺。想叫爸爸、媽媽去找爺爺，爸爸卻說：「他不會回來了。」「不要回來最好。」媽媽接著說。

我不相信，繼續在門口等著，果不其然，沒過了多久，爺爺真的回來了。爺爺看到爸爸、媽媽時，頭低的不能再低。爸爸、媽媽一見到爺爺真的回來了，臉色有些奇怪，相視一會後一同起身回到臥房。

我看著爺爺，心裡很高興，爸爸、媽媽離開客廳後，電視就是爺爺的了，我們可以一起看布袋戲，那是每一天當中，我最期待的時段。霹靂布袋戲遠比卡通或是新聞好看，裡頭有許多的俠客、壞蛋整天在爭鋒相對，別看他們只是一尊木偶，打起架來可比真人還要精采許多。他們能輕易飛到半空中、能旋轉，手中的刀、劍還能隨意離手飛翔。木偶身上的機關也非常多，他們的眼睛能閉、嘴巴能張，五根手指還能像真人一樣，有多段關節可以比出許多手勢。

「爺爺，來看布袋戲吧！」我開心的拉著爺爺的衣角。「等等。」爺爺說，一隻手在破舊的背包中不停翻找，不過多久，爺爺拿出一物，那東西在黑色塑膠袋裡，看上去紅紅綠綠，怎麼也看不出個究竟。

「爺爺啊！這是什麼？」我看著爺爺的臉，墨鏡下的嘴角微微翹起，爺爺笑了，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笑，「送小原的。」爺爺說。「送我的？」我開心的接過那個塑膠袋，小心翼翼的將那神秘的禮物拿出。

「是布袋戲！」我開心極了，那布袋戲雖不像電視上的布袋戲那麼精美，手指沒有關節，嘴巴與眼睛都無法閉合，但長相可是一點都不輸給電視上那些「英雄」們。

我開心的把手伸進布袋戲裡，在爺爺面前晃來晃去，用好笑的聲調幫布袋戲配音，爺爺笑的可樂的。「爺爺，這隻布袋戲叫什麼？」爺爺舉頭沉思一會，一時沒有答案，從抽屜拿出剪刀，拿起黑色塑膠袋剪啊剪啊，剪出一個長條狀，將布袋戲的眼睛蒙起來。

「他就是赦生童子。」爺爺說。我開心極了，赦生童子是我最喜歡的布袋戲角色，但戲裡赦生童子的眼罩是灰色的，我望向爺爺的墨鏡，想了想便說：「這布袋戲更像爺爺才對。」爺爺一聽舉起雙手，「赦生爺爺要來電小原囉！」我開心的跑起來，跑沒兩步才回神過來，大喊：「布袋戲在演了，爺爺快點打開電視。」爺爺這才想起，一時要找遙控器也找不到，最後是我手中的赦生爺爺找到的，我用他開了電視，但最後還是要用左手轉台。

片頭曲一唱完，我們的眼睛就被電視吸引住了。天空劈下一道又一道的雷電，四處煙塵瀰漫，耳邊縈繞著詭異的鐵鍊聲與震動地面的腳步聲。迎面而來的，是一名駕馭著雙角狼獸的灰衣少年，他頭戴灰色眼罩，手持長戟，一句話也沒有說，只感莫名壓力壟罩四周。

我與爺爺似乎進到畫面裡了，可能變成倒臥在旁的樹枝，或是地面上的某一顆石頭。我們看著赦生童子步步逼近，狼獸呼出的臭氣薰在我們的臉龐上，落地的雷將我們震起，又將我們震下。赦生童子舉起手中長戟，準備進攻，一隻手卻把我拉出電視，一路拖到廚房。

媽媽大聲斥喝著我，她要我早點睡、她不准我看太多電視，尤其是充滿暴力的霹靂布袋戲絕對不能看。還有最重要的，別跟壞人在一起，他會教壞小孩。媽媽甩了我一個巴掌，說如果我長大變得跟爺爺一樣，她會跟我斷絕關係。

我一步一步的往房間走去，還不忘時時張望赦生童子的身影，他似乎贏了，我很開心。但我也發現，媽媽在跟我說話時，爺爺的頭一直都是低著的，完全沒

有在看電視。

爺爺怎麼了呢？我回到房間，心中充滿著疑問，本來想不顧生氣的媽媽去問爺爺的，但最後卻不知怎麼的，抱著赦生爺爺就這麼糊裡糊塗地睡著了。

隔天放學，我一樣趁著媽媽還沒下班時，與爺爺一起去公園散步，這是除了看布袋戲以外，我與爺爺每天都會做的事。爺爺的腳似乎好了很多，已經不需拐杖就能順利行走。我跟著爺爺緩慢的腳步一圈又一圈的繞行著占地不大的公園，直到第三圈我才開口。

「爺爺，你是壞人嗎？」

我們繼續繞著公園走。公園外頭多的是開得奇快的車輛，它們一輛又一輛快速的從眼前逃逸，永遠也無法靠視線捕捉它們的完整形狀，而是壓扁的，紅色、黑色或其他顏色的線條，連是不是真的有四顆輪子都無法確認。整個公園就像保護結界一般，不管外頭汽車開的多快，身在公園中的人們就是不會被影響到分毫，徹底與外頭的世界隔絕開來。他們恣意的在庭中泡茶、他臉色難看的走著健康步道、我們沉默的第八次繞行。

爺爺突然將我抱起，這是我第一次觸碰到爺爺那黝黑又堅硬的皺紋，捧著我腋下的雙手似乎正在發抖，爺爺那細細的呼吸聲一下便急了起來。他緩緩地將我放下，再次牽起我的手，小心翼翼的步入那充滿危險的車陣中。「赦生童子是壞人嗎？」爺爺反問我。我心裡有了堅決的答案，絕對不是。

隔天，爺爺突然離開我們家了。

父親照常去上班，母親照常去買菜，爺爺原本睡的折疊床被丟棄到後門的家具山中。媽媽的手腳十分快速，彷彿從來就不該有這張床一般，表情有些焦慮、手腳十分急促，整套行動完全顯現了她的內心想法，她巴不得這張倚在客廳牆角的破爛折疊床，必須快速的從自己乾淨的、純潔的，完美無瑕的家中消失。永遠的消失。

我沒問爺爺為何走了，我的父親與母親不喜歡我問任何關於爺爺的問題，這是我再清楚不過的了。今天正好是假日，我趁著中午吃完飯，一整個下午的時間，躺在床上，逼自己入睡，不睡也得睡。

強迫自己入睡並不容易，難度遠比想像的還要高上許多。風吹樹葉聲、鳥叫聲、樓下住戶的交談聲，這些在平時如同虛無的背景，在此時卻像是被擴大了十倍一般，一字一句、一聲一響，清楚的在腦中放肆廣播著。躺了許久，努力的清空腦中所有雜亂的思緒，才終於慢慢的有了睡著的感覺，意識卻仍停留在半夢半醒之間。

夢中畫面顯得真實卻又模糊，父親與母親站在一塊罵我，他們的口中到底再說些什麼，我也不清楚，但是口氣十分的兇。無數的手指指向我，厲聲的指責著我。我討厭這種感覺，我選擇醒來，花了好大的力氣才舉起手、睜開眼，從那可怕的噩夢中掙脫出來，實際的時間卻總共才過了一小時。只能繼續玩著赦生爺爺消磨時間。

等到晚上，睡意才從打出的哈欠不聽話的蔓延開來，但現在的我可不能睡。我先是在床上假睡，微微睜開眼等母親前來確認。假睡的過程中，好幾次差點睡著，只能強忍著睡意，硬是強撐到母親微開房門，探視後離開，我才終於睜開雙眼，動動身子，讓自己稍微恢復精神。

我藉由門縫觀察一切，媽媽刷完牙、換爸爸刷，爸爸也刷完牙，進了房間，母親從後面跟上。終於等到父母都進了房間，把那木製的房門關上，我才小心翼翼地從我的房間走了出來，將耳朵貼在房門上。

「終於趕走他了。」媽媽說。

「他不會再來了啦，別擔心。」爸爸回應。

「你怎麼知道？他下次又隨便找個理由怎麼辦？這次是腳痛、下次手痛，沒完沒了的我們如何應付他？」媽媽追問。

「別擔心，這種事不會再發生的。」爸爸回應。

「他整天找我們的麻煩，又常常趁我們不注意時，把小原帶走，你就不怕他下次再來，真的把小原帶走，拿小原來威脅我們？你就不怕小原有個三長兩短嗎？鄰居說他帶小原去公園時，就牽著他的手一直繞著公園走，也不知道心裡到底在盤算些什麼。」媽媽的聲音越來越尖。

「別擔心、別擔心啦，那個笨老頭怎麼可能會搞出這麼扯的事？不可能、不可能的。」爸爸的聲音顯得越來越不耐煩。

「你怎麼知道他不會這麼做？不行、這樣下去不行，我們下個周末就來找房子，我們搬家，搬到他找不到的地方，彰化好像不錯，房價也不高。」媽媽說。

「好好好，搬家就搬家，都聽妳的可以嗎？我想睡了。」爸爸的聲音越來越小。

「你就是這樣，都不關心小原，難怪他跟你親。」媽媽說完，臥房裡就再也沒有出現任何對談的聲音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寂靜的沉默，只有自己的呼吸聲能被聽見。

我回到房間，腦袋一片空白，我有些捨不得，捨不得學校的同學、捨不得一切我所熟悉的環境，爺爺有可怕到讓我們必須這樣舉家遷徙嗎？爺爺有這麼壞嗎？為何父親、母親要這樣對待爺爺？龐大的問題在腦袋裡不受控制的炸裂開來，我除了不知道什麼也無法替自己回答。

在黑夜中，我看著書桌旁的赦生爺爺，輕輕的撫摸著他，在心中問他爺爺到底做錯了什麼。赦生爺爺無法回答我的問題，心裡卻離奇的出現了他的聲音，他的聲音很細、很好聽。他要我好好的在心中愛著爺爺、惦記著爺爺，只要我愛著爺爺、只要我健健康康的活下去，爺爺就會感到非常非常的開心。

我慢慢的躺到床上，紊亂的思緒裡，爺爺似乎也出現了。他隔著墨鏡望著我，他沒有哭、也沒有生氣，他來到我的身旁，摸著我的頭，他要我乖、要我聽爸爸媽媽的話。我回了聲好，在爺爺與赦生爺爺的陪伴下入睡。那晚究竟夢見了什麼，我也記不清了。

搬到彰化兩年後，我升上國中了。

剛上國中的這個階段，我似乎就在展演一種叛逆的表現，我沒聽爺爺的話，想與父母抗衡似的，反而變得越來越壞。我放學不回家，與同學去網咖玩遊戲。我與討厭的老師頂撞，趁放學時找同學一起去他的辦公室把他坐的椅子砸爛。我把原子筆的彈簧加長，在上課時讓原子筆一飛衝天，氣得老師幾乎不想管我，但我的父親卻氣得更想管我。

他比以往更嚴厲、更常罵我，然而他愈是管我，我愈是叛逆。就是想要在這場父子之爭中，取得勝利一般。我已經不是國小時那個小毛頭了，現在的我長得更高，變了聲，更像個男人，我為何要怕他？

他不准我去網咖，不准我在家玩電腦，我表面答應，私底下卻絲毫不服從。我趁父親去上班時，大刺刺的玩著電腦，父親似乎知道了，生氣地把我叫到他的書房，用暴戾的眼神、凶狠的音調，極大的壓迫力詢問我：「你在家是不是都在偷玩電腦？」

「沒有。」我裝成毫不在乎，像是根本沒有這回事，如果是小時候的我，大概早就嚇到跪在地板承認了。然而，承認會被打、會被叫到陽台罰跪、會沒晚餐吃，我為何要選擇承認？

他不放過我，用各種方式逼問。我越說越大聲、越說越兇，彷彿真的沒這麼做。他沒轍了，手揮一揮，放過我了。說謊是不好的，所有老師、長輩都這麼教，但我可不這麼認為。

他沒打算就這麼結束，某次他提早下班故意不說，媽媽也還沒下班，此時我一個人在家中玩的正是爽快，電鈴卻響了，他沒鑰匙，在外頭瘋狂按著電鈴。「叮咚、叮咚、叮咚。」那速度之快已顯示出他的極度不悅，也催加著我的心跳速度。他心裡必然在想，他贏了，他抓到我了。

一陣混亂中我看到書桌旁的救生爺爺，想起了救生童子在面對艱難的戰鬥時，那種毫不懼怕的勇敢，我應該像他一樣，總是保持絕對的冷靜才是。我把電腦強制關機，開廁所的燈，沖了水，若無其事地去開了門，父親開口才要大罵，我先發制人：「我大便大到一半你在外面瘋狂按鈴是要把我嚇死喔？爸爸啊，有什麼事嗎？這麼急。」

父親臉紅氣喘衝了進來，看著開著燈的廁所，也必定聽到了還沒結束的馬桶沖水聲，說了一句：「我很渴，中餐吃太鹹了。」我二話不說倒水給父親，他隨便說了聲謝謝坐在沙發上發愣。如果父親去廁所聞味道、如果他去摸我電腦的溫度，那我的下場可想而知。這是場賭注，我選擇有風險的與他拼搏。

每一次的勝利都警告著我，下一次有更高的失敗可能。我經不起任何一次失敗，但我卻一點也不想停下。每日每夜不間斷的與父親進行這樣無聊的對決，也成了平時在家裡，我與父親唯一的互動。

慢慢的，有時候覺得電腦也變得不好玩了，我仍然會開著電腦掛機，或是找同學用即時通聊天。明明玩電腦已經不是我唯一的休閒娛樂了，我還是選擇在父親上班時開著電腦，與父親玩禁忌上的逾越，那種成就感遠遠超過考試或是運動

競賽。

某一天晚上，我又再一次在與父親的競爭中獲得勝利，我非常高興，覺得幫爺爺報了仇似的，整個晚上興奮的睡不著覺。此時書桌旁的赦生爺爺似乎又說話了，他再一次在我的心中發出那微微的聲音，他問我，戰勝父親很了不起嗎？

我高昂的情緒瞬間垮了下來。是啊，我現在做的事情跟父親母親對爺爺的態度有什麼不同。我覺得自己十分幼稚、十分不懂事，爺爺知道的話絕對會不高興的。我整晚沒睡，為自己過去的行為愧疚或是懺悔。

從那之後，我不再叛逆，開始認真的上課、用心的準備考試。在國中二年級時，我被分進了升學班，每天要上到第九節、禮拜六整天與禮拜日半天都要去學校，然而我卻不覺得累，或許這就是現在的我應該做的，也算是對過去叛逆的一種補償。

母親看見我這麼認真，十分高興，每天在電話中與朋友猜測我最後會考上哪間高中，如果考上哪間要放鞭炮等等。爸爸對我卻沒有改觀，他覺得我在學校留這麼久一定都是在玩，我無能為力，只等待時間改變他對我的看法。

我在某一次國文考試，題目為「我的家人」的作文裡寫了爺爺。我知道父親與母親看到了一定會不開心，甚至動怒，然而我還是選擇寫了爺爺，寫他帶我去公園散步、寫他送我的布袋戲、寫他跟我一起看霹靂布袋戲的所有經歷、寫他的模樣、寫他最愛的布袋戲角色赦生童子。

那篇作文我得了五級分，再一級分就滿分了，我從未在作文上拿到如此高的分數，我很高興，不管是為自己或是爺爺，我在心中做了決定，如果下次再見到爺爺，我要把這篇作文送給爺爺。我小心翼翼的把作文試卷對折，塞到書包最安全的區塊。

爸爸回家後，又再一次翻了我的書包，這不是第一次了，他想從書包找到香菸、打火機或是保險套。我選擇不反抗，我希望他能從中找到一些東西，找到一點對我的信任。

他從書包裡抽起一張紙，正是那篇作文，他一打開，表情變了，他露出了一個微笑，心中可能有些慚愧，準備要稱讚我，臉皮卻又驟然出現變化。憤怒開心憤怒，多樣的情緒在他的臉上輪番上演著，不須依靠任何機關，足以登台上演京劇變臉的絕活。

「你寫這什麼狗屁東西？」父親指著那張作文。「怎麼了嗎，不過就寫了爺爺。」我心裡完全無法理解。

「題目是我的家人，你不寫你老爸、老媽，跑去寫那個六親不認的畜生？」父親越說越大聲，口氣越來越差，我不甘心，也頂嘴回去，「六親不認的是你們吧！大費周章的搬家只為了躲避爺爺，是怕他找到你們，求你們做好子女的本分？還是怕爺爺把你們吃了？」

一陣天旋地轉，我的視線一瞬間從爸爸猙獰的面孔迴轉到書包、沙發、時鐘，直到餐桌才停下來，一口唾液甩了出去，顯現出我的不堪。我左側臉頰熱得發燙，上頭有父親憤怒的溫度。

我轉頭想要回嘴，卻發現那篇作文已被揉成一團廢紙。父親繼續吼道：「你爺爺殺過人你知道嗎？他被關過你知道嗎？你老爸國中就出去工作養活自己你知道嗎？哪像你活得這麼幸福，整天只要唸好書就好，還一點感激的心都沒有。給我滾回你的房間，我今天不想要看到你。」

我拖著失敗的腳步，回到房間，赦生爺爺正在哭泣、心裡的爺爺也在哭泣，而我卻什麼也做不了。

赦生童子的封印解開了，脫下眼罩的他頭髮離奇的變成了紅色。我想，爺爺看到這個畫面時，心裡一定非常開心吧。

赦生童子為了提升自己的武功，選擇把自己封印起來，他雙眼看不見、不能開口說話，武功也只剩下五成，一切都只為了解開封印時，一瞬間觸底反彈的回擊，打個對手一個措手不及。

我與爺爺都十分期待他有解開封印的那一天，那個能展現完整實力、最真實的赦生童子。如今一切都實現了，一頭紅髮的赦生童子解開了封印，開口說了話，戰勝過去他不可能會戰勝的對手，驕傲的在雷聲中大笑著。

我回到房間中，將書桌旁的赦爺爺臉上的黑色塑膠袋眼罩取了下來，赦生爺爺也解開封印了，我不停的在嘴裡大喊，現在的赦生爺爺才是真正的赦生爺爺。我開心的操弄著手中的赦生爺爺，二姑姑卻在此時撥來了一通電話，一瞬間，我發覺手中的赦生爺爺，早被歲月摧殘的斑駁不堪。

二姑姑用平淡恬靜的聲調，說爺爺病了，大腸癌末期。與她上次跟爸爸借車的聲調一模一樣，快睡著或是根本沒醒。我裝作沒聽見，暫時停止思考，叫爸爸來聽電話。

父親與母親都得知了這個消息後，顯得毫無感覺，甚至感到十分麻煩。我緊握著手中解開封印的赦生爺爺，想起赦生童子解開封印後說的第一句話——有力量，才能阻止改變。我沒有任何力量，什麼也改變不了。

經過一番爭吵，父母始終不願意帶我去探望爺爺，最後只能請出成績單先生，經過成績單先生的一番苦勸後，他們才勉為其難的點頭。因為我考了第二名，這是這次考試成績優秀的獎賞。

來到了醫院，某種味道讓我感到不適，那種生疏、陌生、藥物、枯骨、爛皮融合唯一的味道。各種管線穿過坐在輪椅上的人的鼻孔與喉嚨、各種眼眶深邃不見底的病床上的活人、各種表情孤傲身穿白袍的醫生優雅的在走廊上大步。

這就是大醫院，與童年充滿糖果與貼紙的小診所完全不同。

門開了，光度無限脹大，模糊了瞳孔前的人群。爺爺就在裡面，病床旁還有許多親戚，爸爸依序要我叫了他們，什麼大姑姑、二姑姑、伯伯、叔公各種叫一次就忘了的頭銜讓我頭昏眼花。這裡、這個病房，除了我的父母，我只認識我的爺爺。

我想往前走卻被媽媽一把拉住，我們龜縮在病房的最角落，離爺爺好遠好遠，

什麼都看不清楚。爺爺的墨鏡被拔下來了，像是封印也被解開了，他身上只穿一件極薄的條紋睡衣，一定很冷吧。他的表情看上去好痛苦，我卻什麼也做不了。

爸爸與那些親戚開始聊起天來，談論金融、談論政治，談論各自的薪水與年終獎金，故意讓音量變大、越大聲越好，得讓病床上的那人聽到才行，他的聽力畢竟不怎麼好。爺爺叫了一聲，我分辨得出來，那叫聲是痛苦的，然而所有的人卻像是什麼都沒有聽見，彷彿外頭打了一聲雷或是某台汽車按了聲喇叭那般毫不重要，繼續他們的嗓門比賽。

我再也無法忍受，我甩掉媽媽的手，她再次抓住我，我再次甩掉。我穿過那些人的比較、時事、炫耀、自以為是，來到爺爺的身旁。背著其他人異樣與不合群的眼光，握住爺爺的手，注視著他。我能感覺到爺爺的手也握著我，哪怕力道十分十分的微小，微小到如果他不是你的爺爺，你便不會察覺。我能深切的感受到，他眼皮微顫，露出一絲細光，那是我第一次，與爺爺沒有經過墨鏡的對視。

爺爺的腹部被一根管子貫穿，那洞口好深、好深。我問爺爺會不會痛，他嘴巴抖了一下，似乎沒力氣說出來。隔了一會，爺爺又叫了一聲，我只能緊緊握著爺爺的手，多希望能為他分擔一點疼痛、甚至是所有疼痛，我還年輕，不怕痛的。

爺爺的雙眼再度睜開，一道微光又再度在那眼皮間閃爍著，一直到現在，我都無法分辨那到底是眼神與燈光的反射、還是呼之欲出的淚水。

回到家後，我連布袋戲也不看了，拿出書，每個角落、每一個字都不放過的仔細閱讀。下一次的段考我一定要考得更好、我要考第一名。三個月後我還要去探望爺爺。

書桌旁的赦生爺爺變得好憔悴，他的塑膠臉上的紅色嘴巴已完全掉色了，衣服上的絨毛不知是在何時全數消失的，粗糙的塑膠頭髮打成了好幾個解不開的結。

每當讀書讀到累了、煩了、不想讀了，書桌旁的赦生爺爺總是像在對著我哭泣一般。他的哭聲好小、好細微，我幾乎快聽不見了。他的表情顯得好痛苦、好傷心。為了他、為了爺爺，我得打起精神，繼續埋首在那漫長的讀書時光中。

這樣的日子過不到一個月，爺爺死了。

在父母與親戚的「終於」、「總算」、「還好」中死去。

爺爺沒有等我，沒有撐到三個月後的段考、沒有等到下一張成績單的到來，便在那遙遠的醫院中，憔悴、失落的離開這個世界了。

我沒有任何籌碼，與父親進行參加爺爺喪禮的談判。我徹底的輸了，失去了爺爺、準備了一場毫無意義的考試。

我感到痛苦，第一次為爺爺哭泣，在夜裡小心的讓淚水只往身體內倒灌，讓哭聲只在心中大肆吼叫。怎麼也得保住整個房間的寧靜、保住隔天面對父母親正常的面容。

在父母去參加喪禮的那幾天，我翹課獨自一人坐火車來到台中，回到那個我

曾經的家。這是我第一次坐公車，連上車悠遊卡要放哪都不知道，正想放棄從錢包裡掏零錢時，某個好心的老奶奶接過我手上的悠遊卡，幫我刷了上車感應器。我連連向她道謝，心中感激萬分，老奶奶口中卻只是不停說著「這沒什麼」。

上了公車後，某種陌生感環繞著我，公車那特別的高低設置，全綠的車身、全紅的椅子、全黃的握把與地板，各個讓我感到驚奇。然而當公車開得越靠近我的家時，那股強烈的熟悉感便猛烈的竄升起來。

下了車，每一步都覺得沉重，一條斑馬線似乎走過了整個上午。餓著肚子來到熟悉的自助餐廳，老闆娘一句「小帥哥長大了，好久沒看到你。」讓我差點流下眼淚。混著鼻涕的味道吃完午餐，一直到走出店門口都不敢正眼往老闆娘的方向瞧。

忐忑的心與步伐，終究將我推向這裡，那個公園。老人的茶像是從來沒有冷過一般，倒出的淺色茶湯仍舊冒著熱煙，嘴裡的話題也從未變過。踏著健康步道的男人臉色還是難看扭曲，硬是走完像是永遠走不完的健康步道。

而我，小心翼翼的將腳抬上人行道，慢慢的行走起來，一樣的步伐大小、一樣的行走速度，回到了把我封印起來的回憶中，伴著爺爺的缺席，又一次沒有盡頭的繞行。